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陳國泰

駢志卷七

明 陳禹謨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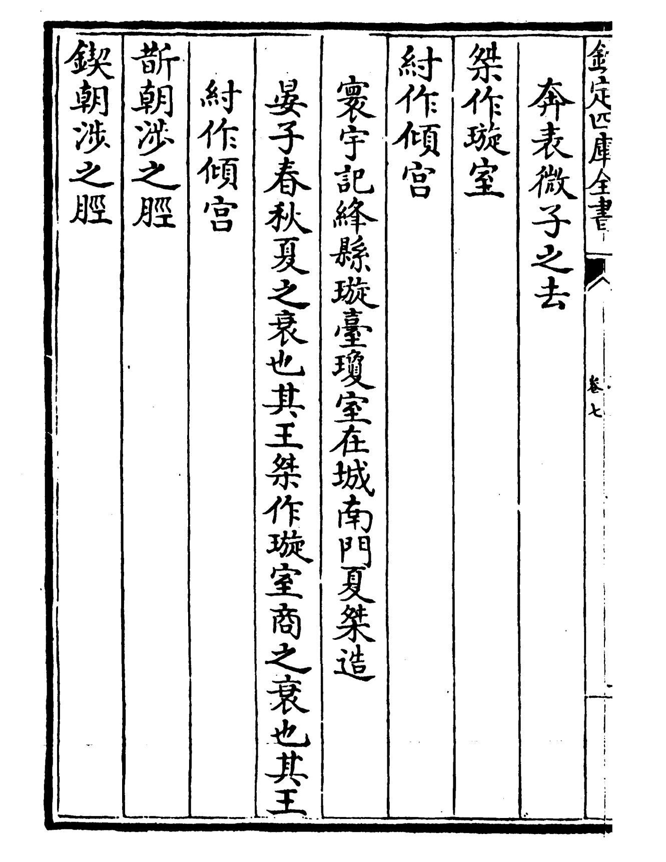
丁部上

桀失金椎

紂走玉馬

孝經援神契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后指桀

論語比考讖殷惑妲己玉馬走 任昉牋云玉馬駿



奔表微子之去

桀作琁室

紂作傾宫

褱宇記絳縣琁臺瓊室在城南門夏桀造

晏子春秋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琁室商之衰也其王

紂作傾宫

蔪朝涉之脛

鍥朝涉之脛

泰誓商王受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按洪縣界有斮脛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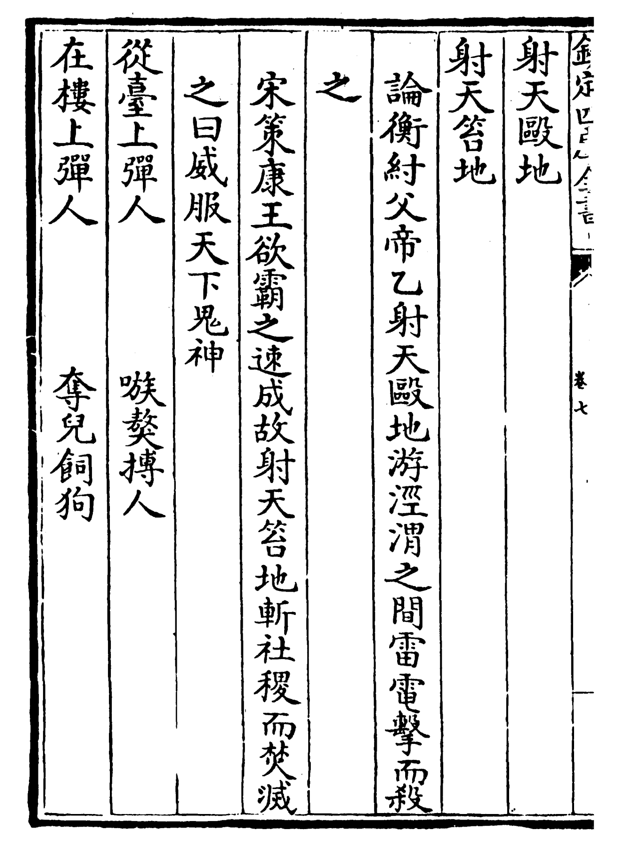
宋策康王罵國老諫臣為無顔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

商紂刳孕婦

東昏剖産婦

周書商王受刳剔孕婦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觀其胎

南史東昏侯時出游走驅斥百姓甞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産不去因剖腹看男女



射天毆地

射天笞地

論衡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

宋策康王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

從臺上彈人　嗾獒搏人

在樓上彈人　奪兒飼狗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又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

北史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　又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强暴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

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載記石

季龍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

觀人避丸　見上

觀人避箭

舊唐書巢王元吉守并州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嘗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為笑樂

幽王舉烽不信

田倉舉烽不實

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及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又呂覽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

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身走乃死於驪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

酉陽雜俎武溪夷田强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甚居中城少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以拒漢兵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為臛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為

不實倉遂戰而死

僅亦守府

但為寄坐

國語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鄏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

王弗許曰今天降禍灾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

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

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

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

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

魏志司馬宣王奏曹爽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盤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

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昌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

言秦寇至者射之

報齊寇至者殺之

呂覽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

泰冦之至者因扜弓而射之泰冦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

又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冦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冦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詘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冦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冦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為兄視

齊冠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冠者皆以冠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于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冠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冠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

塹山堙谷

夷山堙谷

史記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

北史楊素監營仁壽宫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宫側時聞鬼哭

漢武帝遣方士

漢元帝求方士

史記漢武紀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

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
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
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而遣方士入海上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
諸藥齊為黃金矣
桓譚新論漢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
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於昆明池上環冰而

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暉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中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

神藥可得嘗為魚苦故不得至

仙人可見上往常遽故不得見

秦本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

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
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
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
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
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郊祀志公孫卿言於武帝曰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
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
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甘

泉側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迺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

稱主翁

立面首

漢書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上嘗從主飲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董君緑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

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

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

見尊不名稱主人翁

南史前廢帝紀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

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宫數百妾惟駙

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立面首左右三

十人

發丘中郎

摸金校尉

魏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曹操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　南史宋景和時做魏武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　按洪容齋氏曰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頗務譏詆東坡公皆近於蚍蜉撼大木如正誤篇中摭其用五十本葱為種薤五十本發丘中郎將為中郎解摸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為倉公飲上池鄭餘慶烝胡蘆為盧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抉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葱為薤用校尉為中郎用扁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按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

蜀後主喜笑自若

陳後主耽醉罕醒

漢晉春秋司馬文王與後主劉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

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㑹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邵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南史或言陳後主名叔寳反語為少福亦敗亡之徵云既見宥隋文帝給賜後主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寳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寳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寳常躭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常侍宴

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

安時事

孫權以水灑羣臣

孫皓激水流宮人

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

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

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

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

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又初孫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黄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少者輙以為罪後宫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

宫人以鹽汁灑地

淑妃以鹽水灑地

晉書武帝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水灑地而引帝車唯胡貴妃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

南史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粧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鹽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況於人乎

御黄門被

納從者履

晉書惠帝單車走洛陽道中御中黄門布被

又惠帝至温將謁陵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

右皆歔欷

獻惠帝米飯

獻僖宗糗餌

晉書惠帝辛成都王穎軍穎敗與帝單車走洛陽服

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黄門被囊中齎私錢三

千詔貸用所有買飯以供宫人止食於道中客舍宫人有持升餘粇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鷄帝受之

舊唐書黄巢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須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䭾犒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曰卿為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為麾吏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在

麴䴵屑為粥

燒餘米供膳

晉書愍帝時京師饑甚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䴵麴允為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因城未陷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

又成帝三年蘇峻揮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

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大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
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
青衣行酒
執戟為導
晉書劉聰大會使懷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
聰惡之
又劉聰出獵令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百
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

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葢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為聰所害

以的畫腹

持矟擬胷

南史蒼梧王屢欲害齊高帝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卧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内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

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射之乃取骲箭一發即中帝

腹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北史文宣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斛律金胸者

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將南詭西將東詭北

東行驅西南行驅北

南史齊明帝性猜忌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

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

又東昏侯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

黄紙囊盛

黄案包裹

南齊廢帝鬱林王為太孫時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官名號於黄紙使各囊盛以帶之

又後廢帝東昏侯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閹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黄案

鑿氷沉屍

以雪埋人

北史魏濟陰王暉業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駡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暉業神色自若仍鑿氷沉其屍

舊唐書滕王元嬰驕縱逸游動作失度出畋以彈彈人將為笑樂凝寒方甚以雪埋人

犒軍士以糲食乃返戈大呼

給募卒以廩麥乃譟聚趨府

舊唐書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詔姚令言

率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携子弟而來望至

京師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王

翃犒軍士唯糲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憤怒

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於難而食不得飽安

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國家瓊林大盈寳貨堆積不取

此以自活何往耶往次滻水乃返戈大呼鼓譟而還令言曰此約東都有厚賞兒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環令言請退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內庫出繒綵二十車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戢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輔往撫勞之纔出內門賊已斬關陣於丹鳳樓下是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

又李絳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三年南蠻寇西蜀詔徴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廪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已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為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譟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

設備聞亂北走登陴銜將王景延力戰兵折矢窮景
延死絳乃為亂兵所害

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
劉琰撾胡氏而妻母絶朝慶之儀

坊記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
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蜀志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
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

胡至於以履摶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絶

膳夫庖人多著繡衣錦袴

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

後漢更始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横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竪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於駡詈道中音義曰諸於太掖衣也如婦人之袿

衣揚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之西謂之裗裾

魏書乘輿獻帝時居棘籬中門户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諠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

蝦蟇給官稟

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出聞蝦蟇聲問人為是官蝦蟇私蝦蟇侍臣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蝦蟇在私地為私蝦蟇令曰若官蝦蟇可給稟先是有讖云蝦蟇當貴

犬馬食縣幹

北齊書幼主時犬馬雞鷹多食縣幹

王莽常持威斗

牛輔常把靈符

漢書王莽之敗也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宫人婦女謕譁曰當柰何時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

魏書董卓既誅卓婿牛輔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鈇鑕致其旁欲以自彊

齊文宣帝以祈雨不應掘西門豹冢

魏奚康生以祈雨不應取西門豹舌

北齊書時夏大旱文宣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

魏書奚康生為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

毀佛為錢

毀佛鑄錢

南史梁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南平元襄王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法以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

徐廣請桓玄立七廟

王偉請侯景立七廟

晉書桓玄既篡徐廣據晉典請追立七廟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

南史王偉請侯景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勑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笑之

王夷甫勸稱尊號取石勒怒

韋祖思恭懼過禮取勃勃怒

晉書王衍字夷甫時石勒與衍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恱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天下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墻填殺之

按史臣曰漢相清靜見識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端

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旬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搆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頹牆之隕猶有禮也

載記赫連勃勃歸於長安徵隱士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

評曰二子身陷於虜死則死耳媚虜何為彼其甘心媚虜誠情其死也而死卒不免何如罵賊死者千載而下尚凜

凜有生氣哉二

予可謂非夫矣

叔孫所事十主

馮道所事十君

漢書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

與所徵三十四人西

五代史馮道少能矯行以取稱于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為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劉嘉八其

郭覇四其

漢書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王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吾帥宗族為先海内必和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褰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胸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而宗室尤甚言

必切齒焉願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加毫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于是恭大說　師古注曰則時即時也

舊唐書郭霸為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于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為四其御史

李義府為李猫

李德柔為李猫

舊唐書李義府柔而害物時謂之李猫

南唐近事李德柔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猫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韓盧樂工為伶倫諂佞為謇諤以此貽譏於世

郭尖

北史郭景尚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

李錐

又李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

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鎚

義孝

義息

北史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義孝　又恩倖傳王叡出入帷幄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侍疾叡之薨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

義孝

又劉騰為司空擅生殺之威八座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顔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歴日不得見者及薨於位中官為義息衰絰者四十餘人閹官為義服杖絰衰縞者以百數

那得此副急淚

何處得應急像

南史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極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

北史封述息娶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

何火乞兒

沍寒氷子

天寶遺事張九齡鄙朝士向炎者為向火乞兒

晉王沉釋時論有氷子出自沍寒之谷

求押一字累日不遂

但署一字猶不能盡
舊唐書王鉷威權轉盛兼二十餘使近宅為使院文案堆積胥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絶於門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
又楊國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胥吏
弄臣

弄兒

漢書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

又金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

即曰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霍光愛幸監奴

梁冀愛幸監奴

漢書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按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　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

後漢書梁冀愛監奴秦宫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冀妻

壽所壽見宫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宫内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𦂳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似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御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于死徙

中貴但呼五郎

軍中呼為十郎

舊唐書肅宗時宰官百司不時奏事皆因李輔國上決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即加推訊府縣按鞫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勑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又程元振權甚于李輔國軍中呼為十郎時來瑱名

將裴冕元勲二人既被誣陷天下方鎮皆解體元振猶以驕豪自處不顧物議

車行酒馬行炙

車行酒馬行肉

帝王世紀紂宫九市車行酒馬行炙

朝野僉載隋諸葛昂高瓚爭為豪侈昂屈瓚串長八尺餅濶丈餘餤麄如柱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瓚復屈昂以車行酒馬行肉碓斬鱠磑蒜虀自唱夜叉

歌以送之

日食萬錢

一食萬錢

晉書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劭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味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

膳無以加之

又任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

咄嗟便辦

造次便辦

晉書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虀嘗與王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絶不能及

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荅曰豆至難煑豫作㸃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韲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駛矣于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告者

南史中書舍人劉休嘗詣阮佃夫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

人餧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辨類皆如此

東封扈從每色為一隊

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

舊唐書王毛仲為行太僕卿部統嚴整羣牧孳息遂數倍其初芻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廻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為一隊望如雲錦

又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楊國忠姊妹五家扈從

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
發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
於虢國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
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靘粧盈巷蠟炬如晝而十
宅諸王百孫凡婚嫁皆因韓虢為紹介仍先納賂千
貫而奏請罔不稱旨
安成食臨汝飾
北路魚南路徐

南史安成公何朂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侈豪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徐湛之

又徐緄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謡曰北路魚南路徐

鰿頭日進三百

鷄跖必食數千

南史梁宗室臨川靜惠王宏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鰿魚頭常日進三百

呂氏春秋云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妓圍

肉陣

天寶遺事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宫妓密圍于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為妓圍

又楊國忠于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煖故為肉陣

鄭褎謂新美人掩鼻

江充告衛太子掩鼻

楚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説之夫人鄭褎知王之説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宫

室服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褎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

命

三輔故事衛太子嶽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嶽當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　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

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厠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評曰甚哉讒口之可畏也淫昏如楚懷袁術無惑已漢武英主也而讒入焉害及女寵無惑已太子天下本而亦以讒死讒之亂人家國也如是

斷手足居鞠域中

截手足投酒甕中

漢書呂太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按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蒼狗撠高后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而崩

舊唐書則天杖廢后王氏及良娣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數日而卒後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　按申鑒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鉤弋不幸不憂殤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賢明德皇后之德劭矣哉　注曰劭高也

王忠噉人

朱粲噉人

魏畧曰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饑乏噉人後歸曹公拜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為歡笑

舊唐書朱粲大業末為盜自稱迦樓羅王會百姓大餒死者如積人多相食軍中罄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于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即勒所部有略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

兵粮後降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于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奔于王世充拜為龍驤大將軍東都平獲之斬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競投瓦礫以擊其屍須臾封之若冢

張子吞仙

劉闢吞人

北夢瑣言唐張裼尚書有五子文蔚彛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内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剪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麤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

舊唐書初劉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磔裂食之惟盧季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竟以同惡俱赤族

禽獸知母不知父

蕃人先母而後父

晉書文帝引阮籍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

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

悅　按儀禮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

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

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評曰初閱晋書至阮嗣宗所稱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未嘗不駭其言之無稽也及讀儀禮子夏傳乃知古人一諧謔間亦自有本雖然以經傳資諧謔毋乃傷化之尤乎

舊唐書安祿山請爲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玄

宗恠而問之對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

大悅遂命楊銛已下並約為兄弟姊妹

阮籍聞喪而圍棋决賭

袁耽在艱而變服就局

晉書阮籍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决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

又袁耽字彦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為士所稱桓温

少時游於博徒資産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未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懐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呌絶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否

加以清議

付之鄉論

南齊烏程令吳郡顧昌玄坐父法秀宋太始中北征死亡屍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

南史右僕射劉朗之遊擊將軍劉璩之子坐不贍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家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

王悅爭道

周覬抑手

晉書王導嘗共其子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

葛邪得為爾邪

南史齊高帝性寛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棊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

字父

名母　　卿夫

晉書胡母謙之酣醉常呼其父輔之字一曰輔之正飲謙之厲聲曰彦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　按彦國輔之字又王濛亦呼父字

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過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晉書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遂聽之

字夫

字叔

顏氏家訓呂后微時甞字高祖為季至漢袁種字其

叔父曰絲

謝氏世無渭陽之情

劉毅無復甥舅之敬

世說謝宣映曾於公座戲調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

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　南史謝絢字宣映謝景重之子　宋書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南史鄭鮮之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

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

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

舅之敬

敞無存以室與弟

倉梧丙以妻讓兄

左傳齊侯伐晉夷儀敞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中論蒼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

如無讓焉

董叔紡於庭槐

王偃縛諸庭槐

國語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南史王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倮偃縛諸庭槐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

主乃免

便面拊馬

麈尾驅牛

漢書張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上名問敞對曰臣聞閨房之内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按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

晉書王導夫人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别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

賜妬婦藥

賜妬婦酒

南史宋明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勞彦遠以善棊見新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斷之何如彦遠卒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

休妾勑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
親賣皂莢掃箒以此辱之
朝野僉載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皆國色妻
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胡餅酒
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不妬不須飲
之若妬即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
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
飲盡然非酖也既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

畏之因詔二女令别宅安置

又國史異纂
房玄齡事同

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晉書王導料檢中書故事見周顗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南史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抑尤甚尚書郎范縝

嘲之曰卿人才無懸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䏂有
愧色及臨誅嘆曰天道若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
王公因我而死

酈況賣友

甄邵賣友

漢書酈商事孝惠帝吕后吕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
寄字況與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吕吕禄為
將軍軍于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北軍于是廼使人

劫商令其子寄紿呂禄呂禄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

後漢書頴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偽納隂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于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李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于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

袁粲門人

陸超門人

南史袁粲之誅也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人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與汝有恩故冒難歸汝柰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羝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鬬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

靈慶於庭噬殺之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

又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既敗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人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為天道焉

自謂侯身　　自稱三公

自稱僕射

三國志毛嘉魏明帝后父封博平鄉侯甚蚩騃語輒

自謂侯身

北史胡慶為左僕射每與人言自稱僕射　南史張

敬兒亦自稱三公

奪我鳳池

穢我鳳池

晉書荀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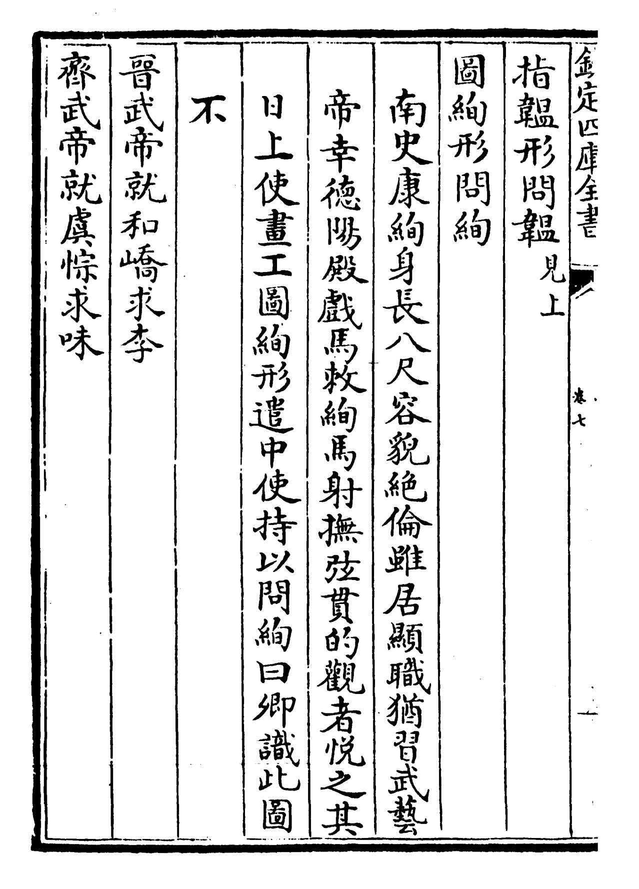
北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趙彦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撤我鳳池

圖幽簿自歊

置鼓吹自娛

南史劉韞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甞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其庸底類如此

又胡僧祐拜領軍將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荅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出遊亦以自隨人士笑之



指韞形問韞 見上

圖絢形問絢

南史康絢身長八尺容貌絶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

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悦之其

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

不

晉武帝就和嶠求李

齊武帝就虞悰求味

晉書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王濟
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　又王戎
家有好李恐人得種恒鑽其核其吝嗇頗類嶠云

南史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悰求味悰獻粣及雜肴數
十輿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
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杜畿不與劉勲大棗

桓崖不與桓玄好桃

杜氏新書平虜將軍劉勲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杜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嘆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顔子美言不能不嘆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世説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

使裂餅緣命撤去之

客削瓜皮乃取食之

北史王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客與王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

手自取韡屐持以擊之

鷄卵賦人

鷄子寄抱

南史謝朏為吳興太守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

朝野僉載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

曰鷄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數十千錢令買

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

頭鷄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郄一鷄三十錢半年

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一錢五莖又取
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笋且林
中養之至秋竹成每一莖十錢遂成五十萬
懷中得二銅疊
鬐上得金叵羅
北史祖珽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
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
之

又珽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許曰若珽者可謂有竊疾矣

覔米為作佳傳

遺金請作佳傳

晉書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覔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立傳

北史尒朱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因

論榮比韋彭伊霍　又魏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許曰南董所為稱良史者死不足以惕之也死不足以惕之利何足以動之蓋自史家没於利而世鮮實録已不以粲集示之便取韋傳擲之

顔氏家訓云吾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甞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

見排感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

又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初不識士衡

吾不識太傅

南史劉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

又張敬兒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誤䚷蹲鴟

誤用蹲鴟

大唐新語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撫掌大笑

顏氏家訓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為羊字後有人餉羊肉荅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

呼鴝為鸜雀

呼蓴為露葵

顔氏家訓賓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族呼之為鶡吾曰鶡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黄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鶡賦云揚玄黄之勁羽試檢説文鴓音分雀似鶡而青出羌中集韻音分此疑頓釋

又梁氏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蓴為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傚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蓴水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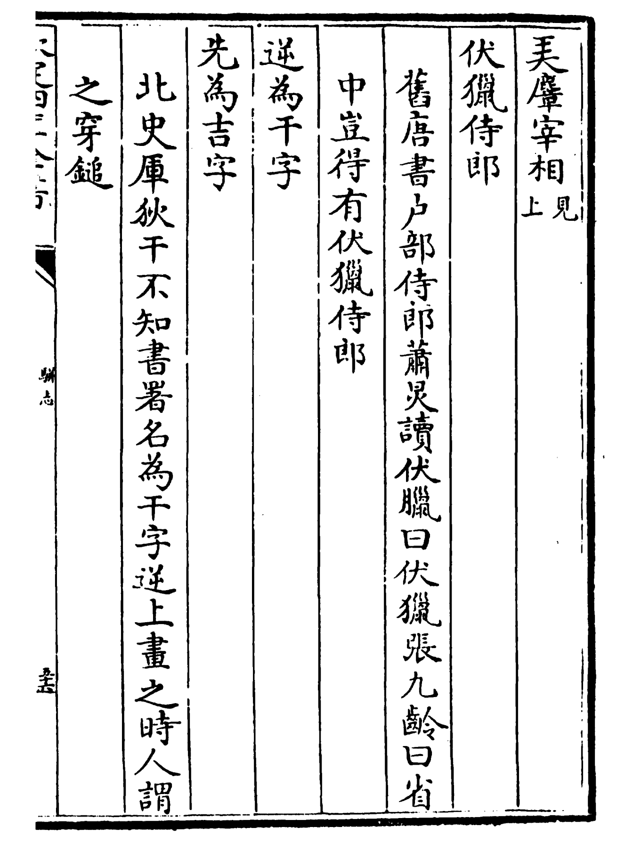
所出卿今食者緑葵菜耳

以杖杜問韋陟

以弄麞慶姜度

舊唐書李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杕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又太常少卿姜度李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弄麞宰相 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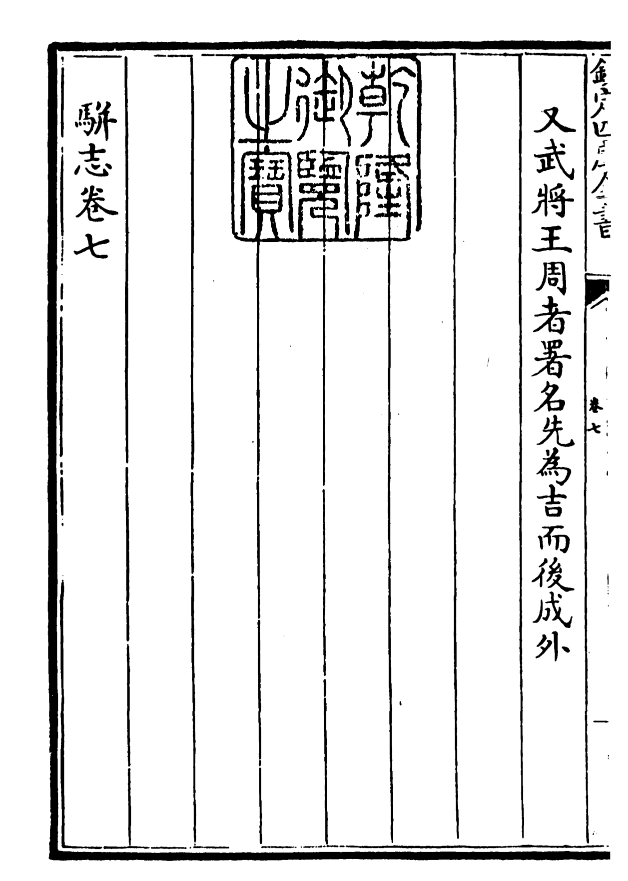
伏獵侍郎

舊唐書戶部侍郎蕭炅讀伏臘曰伏獵張九齡曰省中豈得有伏獵侍郎

逆為千字

先為吉字

北史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



又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外

駢志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陳國泰

駢志卷八

明　陳禹謨　撰

乙部下

南華經論九徵

人物志論九徵

莊子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

長若不肖有順猥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人物志平陂之質在于神明暗之實在于精勇怯之勢在于筋強弱之植在于骨躁靜之決在于氣慘懌

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儀態度之動在于容緩急之狀在于言其為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為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純訐似直

而非直純宕似通而非通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也善惡參渾心無定是無恒之操胡可擬議無恒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槩也

呂覽八觀

劉邵八觀

呂覽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

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人物志劉邵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

觀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辯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辯恕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常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

名覆金甌

名內瓶中

柳氏舊聞玄宗善八分書凡命將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置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

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耶肅宗拜而稱曰非崔

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之乃賜卮酒

五代史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

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内瑠璃瓶

中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丞相封侯自弘始

三公封侯自林始　　丞相致仕自賢始

漢書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公孫弘本無爵乃詔封

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户為平津侯丞相封爵自弘始也

魏志崔林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户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裴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為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

漢書地節三年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黄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十二為司空

十二為上卿

傅子云荀仲豫稱禹十二為司空

戰國策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櫜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于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

十五相荆

十八宰阿

說苑荆公子年十五而相荆　抱朴子任能篇昔者荆
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
又子奇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廪以賑貧乏邑内大
化　後漢書郎顗薦李固云昔顔子十八天下歸仁
子奇稚齒化阿有聲
山東相山西將
巴有將蜀有相
漢書班固賛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

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

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

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

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

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

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

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

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按師古曰王圍為强弩將軍見藝文志

華陽國志巴西郡屬縣七去洛二千八百一十五里東接巴郡南接梓潼北接凉西城土地山原多平有牛馬桑蠶人自先漢以來傀偉俶儻冠冕三巴及郡分後叔布榮始周羣父子程公弘等或學兼三才或精秀奇逸其次馬盛衡承伯才藻清妙龔德緒兄弟英氣煜然黄公衡應權通變馬德信王子均勾孝興張伯岐建功立事劉二主之世稱美荆楚乃先漢以來馮車騎范鎮南皆植斯鄉故曰巴有將蜀有相也

拔士為相拔卒為將
揠士為相擢校為將
後漢陳寵曰三辰不軌拔士為相四夷不恭拔卒為將
唐書魏元忠曰陰陽不和揠士為相蠻貊不廷擢校為將
九十五日至三公
三十六日擁麾蓋

張璠漢記荀爽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祿勲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至三公

世語南陽州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

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服後歷兖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筭績效

鄧禹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

來歙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

後漢鄧禹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

漢魏春秋天子以公曹操典任于外臨事之賞或宜

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兹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勲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

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于斯須之閒停賞俟詔以
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
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綬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
疑焉

魏武喜得蒯越

周文喜得柳敏

傅子蒯越蒯通之後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
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

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　又載記慕容德至莒城封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于得卿也

周書文帝尅復河東見柳敏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戸曹參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賔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

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

又劉璠降達奚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誡武曰勿使

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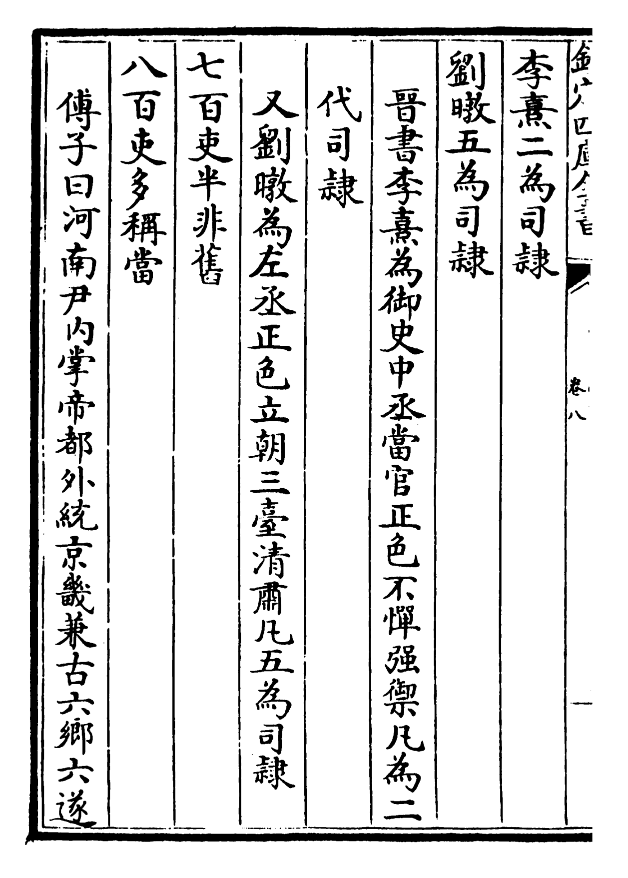
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主

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　又舊

唐書太宗征遼東還謂薛仁貴曰朕舊將並老不堪

受閫外之寄每欲抽擢驍勇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

東喜得卿也



李熹二為司隸

劉暾五為司隸

晉書李熹為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强禦凡為二代司隸

又劉暾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凡五為司隸

七百吏半非舊

八百吏多稱當

傅子曰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

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靖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傅嘏立司馬氏之網統裁劉氏之網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

舊唐書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事郭倩李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

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紀綱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衮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衮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

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為然

宓子賤治單父

呂覽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治單父

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

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𢘥子則君子𠔥逸
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𠔥任其數而巳
𠔥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
未至也

汲黯卧治淮陽

景丹卧鎮弘農

漢書武帝召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
數强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

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後漢書陜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景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强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

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思

漢書何武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又傅子曰傅嘏爲河南尹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

晉書謝安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

黄霸功名損于治郡

呂乂名聲損于郡縣

漢書黄霸材長于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

蜀志呂乂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内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于郡縣

王尊請以身塞隄

蕭憺請以身塞堤

漢書王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

如言

南史始興忠武王蕭憺爲荆州刺史六年州大水江溢隄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酹酒于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隄立

移書顯責

移書勞勉

漢書薛宣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按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

行頎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已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廉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

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栗宣即以令奏賞與恭
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
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
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
拱蒙成勉所職卒功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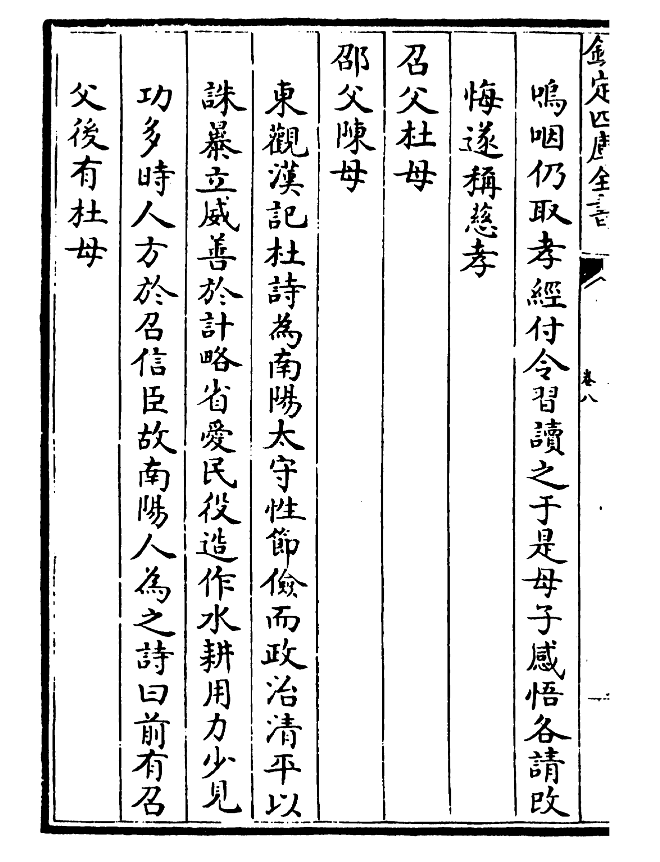
仇季智以孝經感母子相泣

韋景駿以孝經感母子改悔

謝承後漢書仇覽字季智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

人有陳元者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令自改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

舊唐書韋景駿為貴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分汝幸有母溫凊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



嗚咽仍取孝經付令習讀之于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

召父杜母

邵父陳母

東觀漢記杜詩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耕用力少見功多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為之詩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交廣記祥符九年邵曄知廣州鑿内河通舟颶風不為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後有三王

後有二君

漢書王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

有趙張後有三王

後漢書延篤字叔堅為京兆尹其政用寛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懽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願乞侯君

願借寇君

風俗通侯霸字君房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

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都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民乃誡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而具以狀聞

後漢書寇恂為頴川太守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代朱浮為執金吾後頴川盜起從駕南征恂從至頴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

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東觀漢記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為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號稱神君　　號為神君

號曰聖君

續漢書荀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矦

相號稱神君

晉書曹攄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而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又喬智明為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兊為父報讎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兊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兊逃者

兒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于獄産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以付樊公

已寄蘇公

後漢樊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以付樊公

北史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

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戍住處與畿内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賔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賔非盜而便放之雙戍云府君放賊去百姓中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内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付蘇公矣賊遂去　又南史王猛為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

以付王府君

任延教民牛耕

王景教民牛耕

後漢書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嘗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又王景為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

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

民益種芋

長自引芋

列仙傳酒容者為梁丞相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

汝南先賢傳袁安字邵公除陰平長時年饑荒民皆

菜食租入不畢安聽使輸芋曰百姓饑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吏皆從之

蒲鞭

葦杖

後漢書劉寛歴典三郡吏民有過蒲鞭示辱 又巽死崔景眞守平昌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文選安陸王碑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 曹子建詩

蒲鞭葦杖示有刑

降者欲去皆聽

寇者見獲放還

晉書羊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

北史周廣川公測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盜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

界遂通慶弔

伏臘放囚

後漢虞延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輙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德應期而還有囚于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 華陽國志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令梁書何鳳為建安太守放囚事同

年終放囚

南史謝方明晉末宋武帝加晉陵太守為驃騎長史

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還家使
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主簿弘季咸等固
諫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
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返
餘一囚十日不來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
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嘆服 舊唐書呂元膺爲蘄
州刺史放囚事同

元旦放囚

至日放囚

北齊書張華原為兖州刺史獄有繫囚謂之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盡當還也囚果應期而至

南史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因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至曰此自太守事主事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又梁書席闡為東陽太守傳岐為始新

令冬至放囚俱同

以江名子　以孟名子　以任名子　以鄭字子

以陽名子

江祚別傳祚為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之　又孟宗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之生以孟為名　又東觀記任延為九真太守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十餘人後多名子為任

又魏志鄭渾為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新唐書陽城字亢宗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既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

感之以陽名子

發姦摘伏

發伏禁姦

漢書趙廣漢字子都爲京兆尹以和顔接士推功於掾吏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服廣漢精於吏事尤善爲鈎距以得民情其發姦摘伏如神

又張敞字子高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

曉告姦黠主名

勘取盜賊名簿

漢書尹翁歸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

北史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乃悉召

桀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署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乃取盜賊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閒諸盜咸悉首盡裦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

削投書主名

得投書主名

漢書趙廣漢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輙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蘇林曰缿音項如缻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缻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今投于其中也筩音同

魏志國淵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汙赭輙收

持縑悉斬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巷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輙收縛之一日捕得

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日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
鼓稀鳴市無偷盜
舊唐書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涚不善謀反以城降
賊事洩劉昌裔密計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
賞縑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
脫
營士子文首殺竇禮
書吏李若首殺盧顒

魏志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高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無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

所作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
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
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
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
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
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
魏志胡質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
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

問而色動

分市鹿脯

詐市牛皮

北史齊彭城景王浟為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

又浟為定州刺史時人有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

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瀫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求價直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道烏

亭豬

漢書黃霸吏有謁者霸勞苦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為烏所盜肉

又霸具為鄉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其亭豬子

可以祭

還謝亭長

逼攝縣令

漢書趙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不忘卿厚意

北史邢邵爲兖州刺史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以

辛公義革岷俗

北史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公義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内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聽事迎醫眕之

高士廉改蜀風

躬勸其飲食于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

舊唐書高士廉為益州太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挂食遥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

獨立使君

鐺脚刺史

北史裴俠為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帝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獨立使君

舊唐書薛大鼎為滄州刺史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為鐺脚刺史

改架柱為浮橋

以賦塼當苫築

舊唐書韋景駿為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隄廹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暴水至隄南以無患水去而隄北稱為神腴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

駿又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

又牛僧孺爲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黃觀察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爲姦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版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塼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

祝神數虎悉斃

移文虎不爲害

九國志謝傑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為暴人不安居傑一日沐浴謁城隍廟舉酒祝神曰愚民何辜而虎暴之蓋刺史無德化願虎只食刺史無傷愚民因屏左右獨宿殿庭中是夜三鼓廟東南隅忽有物咆哮其聲如雷良久乃止遲明視之數虎悉斃

汝南先賢傳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移文嶽神虎不為害

鄧遐斬蛟而江水俱赤

趙昱斬蛟而江水盡赤

襄陽耆舊傳晉鄧遐為襄陽太守城北江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流血江水為之俱赤因名曰斬蛟渚亦謂之斬蛟津

方輿勝覽犍為潭中老蛟為害太守趙昱率甲士千人夾江鼓譟昱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隋大亂隱去不知所終嘉陵水漲蜀人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于波面

過宋太宗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

羌胡以刀自割

匈奴剺面流血

後漢書鄧訓為吏人羌胡愛惜及卒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又耿秉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

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及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剺面流血

按剺即㔉字古通用㔉割也

諸胡以刀割面

夷人為之劈面

魏志倉慈為燉煌太守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曰西域雜胡欲

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
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
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
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
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
聞慈死悉共會聚于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
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遥共祠之
又清河王懌為元義誣死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

之喪為之劈面者數百人

太公誅齊居士

孔子誅魯聞人

韓子太公望東封于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之吾無求于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

除　又世說中朝人共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顔光禄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衆莫能屈

叔向不坐弟虎

劉庾不坐弟偉

左傳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叔向弟　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

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也）室老（叔向家臣）聞之曰欒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

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魏志魏諷反劉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詳見左傳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廙別傳曰初廙弟偉與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人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于難

典衣典冠兼罪

先令後令俱誅

韓非子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論衡衛之

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于心然而于韓有罪于衛為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

韓非子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矣

漢高約法三章

李特約法三章

漢書沛公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

晉書李特時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　又李雄僭稱成

都王赦其境内建元為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

李離必行理官之法

腹䵍必行墨者之法

史記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禄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

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劒而死

呂覽墨者有鉅子腹𪃿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𪃿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勿誅腹𪃿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

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宣子舉韓厥厥執戮其僕

楊素薦榮毗毗法繩左右

晉語趙宣子言韓獻子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

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茍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隋書楊素薦榮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

之望也

左雄薦周舉舉劾奏雄

崔洪薦郤詵詵後糾洪

後漢書左雄薦周舉為尚書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隷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晉書崔洪為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桼法者冀州刺史

殺鄉者兗州刺史

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桼

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

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

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法也遂舉正其

罪

晉書荀晞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

人將毋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

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

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杖法如此

將吏卒入丞相府

率吏卒入太尉府

漢書趙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魏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内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

殺婢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刼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後漢書龎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

洛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來俊臣按狄仁傑

侯思止按魏元忠

舊唐書地官尚書狄仁傑為來俊臣所脅引之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

反是實仁傑既承反有司但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得憑守者求筆硯拆被頭帛書狀叙寃苦置于綿衣遣謂王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家人得衣中書仁傑子光逺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愕然會鳳閣侍郎樂思晦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宜隷于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不承反臣已死于枷棒矣

則天曰何為作謝死表仁傑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遂出之

又侯思止按制獄苛虐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認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即棒殺瑯琊王冲者也思止閭巷庸奴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倒曳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墜脚為鐙所掛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

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為國家御史須識
禮數輕重如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為抑
我承反柰何爾佩服朱紫親銜天命不行正直之事
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抑教思
止驚起悚怍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引上牀坐而
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時人效之以
為談謔之資
會春頖足歎

會赦未暇省

漢書王溫舒為河內太守以九月至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北史田式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董宣為洛陽令豪彊震慄

周紆為洛陽令貴戚跼蹐

後漢書董宣字少平為洛陽令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又周紆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强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于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乳虎

卧彪

漢書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按李奇曰肆閱也師古曰直讀曰值

北史李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彪賊甚憚之

號曰蒼鷹
呼為皂鵰
漢書郅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
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
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矦至貴倨
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
致行法不避貴戚列矦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
鷹

舊唐書王志愔為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皂鵰言其顧瞻人吏如鵰鶚之視鷩雀也

少年場

例竟門

漢書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與鄉吏亭

長里正父老伍人雜居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内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事諒不謹

枯骨後何葬

舊唐書則天于麗景門別置推事院專令來俊臣等按鞫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王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以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來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圜遶炙之並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

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復有鐵籠頭連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絶矣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故吏競勸為酷矣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蜀賊尚可羅尚殺我　玄謨尚可宗越殺我

後漢書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晉書羅尚為平西將軍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為禍

南史沈攸之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
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
三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勿跋扈付丁盱
勿反顧付奚度
南史諸葛長人謀作亂及到門武帝引前却人閒語
凡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人甚悅帝已密命
左右丁盱自幔後出于坐拉焉死于牀側輿屍付廷

尉并誅其弟黎人昕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昕

又大明中有奚顯度者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虐如此前廢帝嘗戲曰顯度刻虐為百姓疾比當除之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附

又高帝誅黃回回時為南兖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為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桓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為之語曰欲侜張問桓康　又北史崔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𤢖獬付崔楷　又唐永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

寧飲三斗酢不見崔弘度

寧食三斗葱不見屈突通

隋書崔弘度為襄州總管吏人莫不戰慄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酢不見崔弘度

舊唐書屈突通為右武侯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時通弟蓋為長安令亦以嚴整知時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見屈突通

以酢灌鼻

以醋灌鼻見上

北史元弘嗣文帝時為幽州總管每鞫囚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

以車輻考偽官

以木手得姦欵

北史畢義雲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

北史李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欵難得乃為木手

摯其脅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

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

備極　彪曾在領軍府閲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

枉者彪怒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

肉餺飥

肉鼓吹

舊唐書敬羽肅宗時為監察御史以苛刻見委任嘗

臥囚于地以門關輾其腹號為肉餺飥

外史檮杌李匡遠爲少府監性嚴刻一日不斷刑則

慘然不樂常聞捶楚之聲謂人曰此我一部肉鼓吹

駢志卷八